

飛行，而沒有翅膀——

《當囚徒遇見佛陀》讀後

文字工作者 ◎ 葉玉靜



當囚徒遇見佛陀
圖丹·卻准
(Ven. Thubten Chodron) 作
雷叔雲譯 / 心靈工坊
9502 / 250元
ISBN9867574621 / 平裝

◆ 人在框中，囚中之囚

你很自由嗎？是的，我們都有自以為的自由。

你不自由嗎？是的，我們都有自己不知道的不自由。

當自由被泛濫成粗暴的代名詞，閱讀《當囚徒遇見佛陀》這一本獄中佛法筆記，更足以看清自己的極限。

自由是什麼？甲骨文中的「囚」是一個人被拘在土坑似的框中，他的身邊有三滴水，像難受得冒汗。身體關在封閉的空間中，是囚；而心靈局限在慣性的制約裡，是苦。

所以，人類的悲劇是希臘神話希齊弗手中的巨石，不斷的推上又滑下；命運的詛咒是克里特島上囚禁牛首人身那座進得去出不來的永世迷宮。即便二十世紀義大利文哲卡

爾維諾筆下的優卓匹亞城（Eutropia），不過是同一群人，遊走於一群大同小異的空城，而錢鍾書虛擬的圍城，更直指進退兩難的人生窘況。

重覆與封閉，是不自由的核心概念。

框子套框子，是不自由加不自由，不知道自己不自由，更是囚中之囚。

我們一切的理解，事實上都是局限，殘缺與充滿條件的。

十六世紀哥白尼以前，我們以為宇宙是以地球為中心的，活色生香的感官世界，無非是定期脫落的細胞層。

窗外燦爛陽光，是9300萬英哩遠一顆燃燒的大火球的光歷經8分20秒才到我們眼前。五彩繽紛的山河大地，在兔子與鹿的眼中，只是深深淺淺的灰。

我們真的看到、聽到、聞到、摸到、嚐到了嗎？

感官如果是一連串化學反應，自由可能只是想像，而身心卻絕對是牢獄。人類受限於種族、性別、教育、家庭、專業種種差異而不同，身負大苦而不自知的我們，在慣性與執取的隱形枷梏中，何嘗不是一座座活動的牢房？都是犯人，只有自由和不自由的犯人。都是監獄，只有活動和固定的不同。



◆ 當自由遇見不自由

監獄是一座具體放大的心牢，裡面和外面的人，共享世間種種不自由與不自在。

當人人都想從他人成功經驗中，複製自己的幸福，書海乃湧現大批販賣成功、財富、健康、美麗的符號商品。《當囚徒遇見佛陀》是藏傳比丘尼卻准法師經年探訪監獄結集成書的獄中筆記，受刑人書信以及生活佛法書。針對一般人，提出以禪坐處理焦慮，用開發潛能，積極情緒管理來轉化生命困境；而面對受刑人，因為「他們與輪迴的痛苦靠得那麼近，才能見無明與執著的苦」，因而被視為罪犯的邊緣人，在牢獄中反而比我們更有機會接近真理與看見自己。在極限情境下，他們的感官知覺也銳化為鋒利的刀，對事對物往往有更精準的剖面。此時一封封受刑人與法師的通信，宛如開在甚深法蒂中的出水芙蓉，清淨無染。在300人共處一室的牢房內，在暴力威脅時相交侵的情況下，有人以靜坐建立自己的聖殿，有人用「修心八偈……」避免衝突；有人洞見不要授權別人讓自己生氣。有人在獄中十二年竟只看到「整個生命沒有別的，全是執著」，更有人發現自我的執著反覆與野兔受困時，只在四分之一哩不斷繞圈圈的生物本能，一無二致。其中更有一位受刑人，以詩意筆法記寫用正念吃柳丁的方法。在一隻瘦小青黃的柳丁中，從一瓣瓣剝出到聞到柳丁的油飛灑在空氣中，接著舌端傳來酸澀的回甘。文意清澈，筆致悠揚，宛如一首包含天地大美的詠物詩。

行走過這一篇篇天外清音，不禁令人沉吟良久，透過卻准法師慈悲足跡，我們看到

受刑人內在的光，燦照在書寫的星空上，一樣燦爛。甚至，我們還分不清那些是法師的教誨，那些是受刑人的分享。想去給與的，原來卻是來接受；以為是去探監，結果竟是宛然自照。再一次，我們從他人的血淚中，看到自己無明的傷口和無法停止的痛。

獄政可說是人類獨有的機制，從犯罪人口背景觀察 65% 高中沒畢業，33% 是失業狀態，50% 受酒精麻醉品影響。

犯罪行為不獨反應社會中失業失學等問題，它更顯示行為失控，價值失焦後的文明失序。如果社會是整個共業集團，那麼被害人與加害人，沒有人能自外於這集體因果中。《當囚徒遇見佛陀》此書顛覆書寫的逆向思考，還原平等共業的本來面目，當自由遇見不自由，沒有人是真正的自由。

◆ 飛行，而沒有翅膀

卻准法師的《當囚徒遇見佛陀》取經突出，內容明亮；而雷叔雲的譯筆清暢雋雅，編輯匠心獨運。

尤其是每章篇首短文，作者小傳及章後譯註，皆細心周備，使閱讀得到最大延伸。在許多細部用詞上，字斟可酌，如「繫念」「霑念」「體味」「憶念」，宛如在語言的巴比倫塔中，細心榫接每一顆釘子和環扣，務使不同語系的轉譯遷建，不失殿堂的莊嚴典麗。

四吋鉢中，紫羅蘭能有最燦爛的綻放；人在囚中，自我也能有最完整的檢視。

讓我們相遇，彼此的苦迫中，
讓我們飛行，在沒有翅膀的國度裡。
想像真正的自由。 ISBN